

逐字稿

一、會議：沙崙生態科學園區生態保育協作平台 進度說明會

二、時間：8 月 25 日 14：00-17：30

三、地點：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E201 會議室

四、出席：

（一）主持人

行政院 顧問李孟諺

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黃于坡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張豐藤

（二）公部門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局長鄭秀絨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建管組 組長張秀敏、專門委員鍾隆昌、科長柯秀玲、技士蔡宜奴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環安組 組長曾旭廷、技士李沛軒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營建組 科長古英山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副署長張岱、科長高雋、科長許賢斌、視察王佳琪；
嘉義分署 副分署長魏郁軒、科長莊翠婷、專員郭珣灼

經濟部 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主任秘書吳名彬、森林與自然保育科科長朱健明、農務科科長陳惠珍、畜產科科長徐幸君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總工程司蔡孟儒、正工張意正、工程員黃怡斐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副總工程司葉俊良、正工程司蘇昱嘉、技師李東恩

（三）專家學者／生態團體／社區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總幹事呂翊維

臺南市野鳥學會 總幹事曾祥霖、專員郭俊佑

高雄市野鳥學會 研究員黃唯哲

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分會長 曾彥翔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理事長謝宜臻、理事／蘋果鳥里山保育基金會曾瀧永、計畫總監呂芳宜、公益創新專員曾麗蓉、常務監事梁明煌

高雄市綠色協會 理事長王敏州

臺灣蜻蜓學會 理事 張毓琦

臺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總幹事曾翌碩

專家學者 康敏捷

台南市大歸仁科學園區促進會 會長黃順記

台南市大武崙綠能園區促進會 理事長張世禎

長榮大學環境教育國際實驗學院 專案助理劉蘇萱、專案助理李嘉芳

（四）平台顧問

互動式治理工作者 呂家華

（五）公司

台灣糖業總管理處 副處長林楠正、組長李慧敏、技師江茂田

台灣糖業台南區處 課長林忠毅、技師江政霖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六）規劃公司／秘書處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林錦宏、工程師葉曉蓁、工程師朱弘安、工程師李致賢、工程師李怡葳、工程師張立寧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吳文彰、主任許家綺、工程師鄭思蘋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雅玲、技術經理林芊妤、計畫經理陳韋蓉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經理屈恩璽、工程師黃千倚、工程師黃琬婷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特助吳孟如

台南新芽 理事嚴婉玲、秘書長江昺崙、專案經理陳廷豪、專案人員林群展、專

案人員魏廷玉

（七）報名參與者

工業技術研究院 林威佐

地球公民基金會 黃靖庭、林冠伶

五、逐字稿：

（略出席人員唱名與介紹）

李孟諺（主持人、行政院顧問）：

兩位共同主持人，還有南科管理局的鄭局長、林保署的張副署長，還有我們今天與會的專家老師，及各個團體一起來參與協作的團體的代表，還有每個社區代表、黃理事長，還有幾位社區代表。

從去年的 12 月，我們因應沙崙有國家很重要的投資，我們成立了生態協作平台。從去年 12 月到現在，我們經過多次的會議，在我們平台之中的各個 NGO 團體先進的協助，我們逐漸凝聚共識。

我們在區內大概留設了 150 公頃，包括原生的林地，還有牧草區。區外補償也特別在台糖的支持下，願意提供三塊土地，初估加起來是 250 公頃；另外，在二仁溪沿線也得到六河局的支持，針對公有地或者是河川地，也會做為生態保育，總共加起來超過 400 多公頃，將近 500 公頃的範圍。未來這些區塊要怎麼樣做細的規劃，我們會召開設計工作坊，討論生態保育措施等，做進一步的規劃。

這樣的規劃，在今年的 4 月底，有跟行政院院長報告，獲得到院長的支持。院長也同意，在院裡成立一個協調小組，包括未來針對在環評裡面的承諾，還有三個區外的分工。協調小組未來會由政務委員或者是院長指派的人員來做主持。等於在院裡面，對於我們沙崙計畫相關的生態保育，是盡了洪荒之力來全力的支持跟協助。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各位報告，因為現在已經進入了環評，接著要進入範籌界定的階段，我想，後面就是要怎麼樣落實各區的規劃，也讓各區能夠有法定的地位，可以讓他永久的持續下去。

今天是要跟大家報告，目前各階段規劃的成果，還有區內、區外的分工。希望

透過今天的機制，讓大家更了解目前最新的進度，還有提相關的建議，能夠作為後續在規劃上的修正與參考。

最後，這些成果都會在環評裡變成法定效力的承諾事項。我們也希望除了環評的法定承諾事項之外，還有平台裡面成員的建議，希望透過生態協作平台的機制，讓沙崙這邊不只是經濟發展，在環境的保育上都能夠兼具。謝謝大家過去一起的努力，也謝謝大家今天特別撥冗來參與今天的會議，謝謝。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以下是沙崙生態科學園區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進度，向各位進行說明簡報，

我們協作平台，主要成立目標就是透過專業意見的交流，以科學調查為基礎，共同研擬未來園區的生態解決方案。誠如剛剛李顧問先說明的，包括在環評審查前啟動先期溝通、凝聚共識，以及導入專業的機制規範來強化生態保護措施。平台參與的成員，包括我們三位平台主持人，以及政府機關，和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NGO 民間團體、社區組織，協作平台顧問，及進駐廠商。

協作平台從 2025 年的 12 月開始第一次的平台會議，至今開了多次會議，以及專家的諮詢會議。在對外公開的資訊，包括訊息公告、平台大事記、相關會議記錄和研究文獻清單、生態研究資料庫以及相關網站，還有我們今天的簡報內容，都可以在南科的官方網站，公開資訊上下載。

接著說明園區的選址考量。多次的平台會議也提到應誠實揭露，實際上，我們的開發並沒有完全避開沙崙農場，而是選擇了衝擊較小的方案。

向各位說明，考量先進製程及社會衝擊，包括：先進製程需要避開臨海區、地質斷層帶、特定農業區、地層下陷區及地下水位過高的區域，而沙崙農場位於內陸非臨海區，可避免鹽害、海風及地層下陷；大多數是台糖的土地，而不是大規模的徵收私人土地，避免拆遷和居住正義的爭議。

在先進製程的考量，也需要有大面積的完整基地，接著它位於南台灣科技廊帶的關鍵樞紐，包括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科學園區的整體發展，以及緊鄰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的基地條件。

園區的使用面積上，在平台中也有提出，應該要最小化基地，保留最大化的生態。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棲地分析圖，原本在籌設階段是 277 公頃左右的產業用地面積，當時的綠地留設約 131 公頃；經過多次的平台會議討論，首先，我們的產業用地降低到 248.7 公頃，那麼約減少了 28.87 公頃。

而綠地的面積增加到 179.4 公頃。我們也做了，包括從岡山溪的核心樹林、草地兼具滯洪功能的牧草地保留，這樣的完整空間串聯，那麼增加了 47.65 公頃。另外也接受平台成員的意見，我們將採取分期分區開發來滾動調整棲地營造的維護。

在保留既有棲地上，也有提到產 1-5 與產 2 有草鴉的繁殖紀錄。鳥類選擇繁殖地不易，所以經過我們與專家的討論後，還有現行的研究，雖然過去產 1-5 與產 2 雖有草鴉繁殖，但人為擾動頻繁，導致繁殖均以失敗告終。因此，我們會規劃大面積的草地，並減少干擾，有助於提升草鴉的覓食、移動及長期棲息，甚至有繁殖機會的生態功能，因此我們整合零散的棲地，為具規模、可串連的棲地網絡，並且把棲地營造延伸至長期的經營管理。從規劃到設計，到後面的施工的監測，我們會持續追蹤草鴉的棲地利用、獵物資源、植被狀況及繁殖成果。這會是長期經營、持續改善的保育行動。

我們的配置規劃方案是，以生態零淨損為目標，導入生態棲地同功群的觀念，納入生態綠網軸帶的規劃，包括保留岡山溪排水兩側的大面積人造林、草地兼具滯洪功能，延伸到台糖牧草地，以及南沙崙農場深坑子段，既有的國土綠網的生態環境空間。

另外，有關歷次平台討論的決議，包括：園區配置、生態淨零損失的計算、岡山排水的生態補充調查、區內樹木的健康度及立地條件調查，以及生物的聲景監測調查、生態調查樣區等，在歷次的討論都有提出具體的建議，而這些議題都已經納入環說書辦理。

環興科技公司：

這次提供的是範疇界定會議簡報的初稿。今天會先就生態的議題跟大家說明，我們的簡報是分成五個部分。

首先，先說明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內容。

本計畫是依據行政院在 114 年 12 月 30 日所核定的籌設計畫來辦理。本計畫的區位沙崙園區，是位在台糖的南沙崙農場，主要的原因是它有開闊完整的基地，並且附近有雙鐵快捷的網路，也可以結合產學研資源。

引進的產業是，包含：半導體以及其供應鏈，還有其他的新興產業。

開發行為的內容，我們有依照生態協作平台建議的配置放到換說書中，以落實生態保育、棲地維護，以及影響減輕的對策，將綠地公園還有滯洪草生地的面

積做最大化的配置，總共有 178.78 公頃，占園區的 35%。

在開發行為內容的部分，環評報告書裡面，還有包含：供水系統、污水處理再利用，以及用電需求、空污、廢棄物、排水以及土方管理等等。在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機制，我們園區相當重視生態的議題，所以我們在園區規劃的前期，就已經透過平台蒐集專家、生態團體、社區的意見，將生態保育、棲地維護及影響減輕對策納入整體的規劃考量。歷次的會議資料也都有公告在南科的網站上，供各界做檢視。

在生態協作平台所關注的重點，像是園區配置、生態淨零損失、崗山排水及安保溪水域生態的補充調查、區內樹木健康及立地條件調查等，都已經有放到範疇界定指引表裡。另外，生態調查的樣區樣線，建議依據棲地圖來進行分級分類的調整，我們也都已經有納入。

在生態既有文獻的收集，本計畫的環評報告書有納入台南市政府（四季）以及健康園區，陽明交大環說書的生態調查。在一級保育類有草鴉，二級保育類有環頸雉、魚鷹、黑翅鳶等 12 種，三級保育類有燕鴿、紅尾白鵲、食蟹獾和草花蛇。

在陸域植物，有發現稀特有植物台灣蒺藜，以及紅皮書受脅物種，像是粗穗馬唐、菲島福木、蒲葵等。

另外，我們也有依照團體的意見，納入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及 iNaturalist（含荒野保護協會沙崙農場定觀紀錄）。在陸域生態有發現草鴉、二級保育類 31 種，還有三級保育類 3 種；及 2024 年臺灣鳥類紅皮書名錄受脅（非保育類）的物種 3 種。

我們也有把林保署的 2022 年已到 2025 年草鴉研究的結果，納入作為資料文獻的收集，包含草鴉衛星追蹤暨保育行動系列的成果，報告內容有衛星追蹤、活動範圍與空間利用，日棲、覓食繁殖棲地利用，以及中南部的繁殖族群與潛在棲地還調查，以及歷年族群棲地變化的資訊。

此外，我們在計畫的前期，也做了陸域及水域的生態調查。陸域的調查，包含動植物的穿越線共 18 條，鳥類定點調查 25 點，自動照相機 13 處。水域動植物的調查總共有 6 個測站，包含有二仁溪 5 個站、石安橋、崗山排水／二仁溪匯流處，二層行溪鐵路橋下游 500 公尺的攔河堰、及仁湖橋，還有二層行橋以，及岡山排水 1 站（大苓橋）。調查的時間是執行 4 季，從 114 年的 6 月一

直到 115 年的 4 月。

在陸域及水域生態調查的結果，同樣有發現一級保育類草鴉，以及二級保育類有 13 種，還有三級保育類 4 種，紅皮書受脅非保育類的物種有 8 種；陸域植物有發現稀特有植物 1 種，還有紅皮書受脅物種 4 種，水域生態則沒有記錄到保育類的物種。

那在關注物種草鴉的調查。我們調查的方式是使用錄音機法，從本園區以及外擴的 3 公里範圍，進行網格佈設，總共有佈設 42 台的錄音。調查的時間是從 11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5 月，每月會做 2 次的調查，每次會做連續 5 天的夜間調查，來掌握草鴉分佈的區域，作為園區規畫、生態減輕對策，以及>NNL 規劃的依據。

草鴉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42 個站中其中有 11 個樣站，連續 12 個月觀測到草鴉出現的紀錄。我們有連續統計，累積 60480 小時中的環境音檔中，其中，以樣區 39 鳴叫的紀錄最多，總共有 840 個小時，其次是在樣區 40 有 735 個小時。

我們也有進行月份的鳴叫統計，發現 7 月到 10 月的鳴叫是最為頻繁。其中，我們在樣區 40 有發現草鴉的繁殖巢區。

環頸雉的調查是採用穿越線法以及定點調查，頻率是每季執行一次，範圍是計畫區以及外推 1 公里的範圍。調查結果顯示，四季累計 215 隻次，大部分是集中在園區東側，以及北側的西瓜田位置。

貳、環評歷程及環說書的審查結論。就請各位自行參閱，

參、二階環評的辦理程序。也是請大家自行參閱

肆、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這也是環評報告書有撰寫的內容，就請大家自行參閱。

伍、範疇界定指引表，我主要會針對生態做說明。

範疇界定指引表，除生態的議題之外，也有包含物化環境，有地形地質及土壤，及水文水質，還有有空氣品質，及噪音振動、廢棄物、電波干擾、能源、核輻射等等，還有溫室氣體。

在生態的部分，首先，在陸域動物，我們評估的環境因子包含：種類及數量、總歧異度、棲息地及習性，以及通道及屏障。

評估的項目，第 1 點是，蒐集農業部林保署的資料，還有台南市政府、台南沙崙健康園區的環境影響說明書、國立陽明大學台南分部的環境影響說明書，以及台灣生物多樣性網路 TBN 還有 iNaturalist，以及荒野保護協會的定觀紀錄等既有生態調查，來掌握本園區以及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特性物種分佈。這都是依照生態協作平台的共識。

第 2 點是，強化生態調查的作業。將生態調查的內容分為衝擊區及對照區納入規劃，並將關注物種與東方草鴉及環頸雉辦理 1 年以上的調查，來掌握分布的情形活動範圍以及棲地利用，這個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以及審查結論第七點。

第 3 點是，整合既有的資料以及現地調查的成果，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及空間套疊分析，辨識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潛在棲地圍，量化評估關注物種之棲地損失量。這是依照環評審查結論第七點。

第 4，依據 AR3T 分級策略，優先採用迴避、減輕措施，據以檢討園區土地的使用配置，並評估導入低衝擊開發及自然為本解方之可行性，於開發區域與周邊區域之間規劃具植被營造、棲地連結或降低人為干擾等功能的生態緩衝空間。這也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以及說書審查結論第七點。

第 5 是，園區針對採取迴避、減輕及復育再生措施後，仍然無法避免棲地的損失，將會依照生態淨零損失 NNL 來進行量化評估，並研擬適當的區外棲地補償方案，及經理管理策略，這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

第 6，評估本案周邊多項計畫的區域整合，以及區域環境承載量，還有加成量的影響，這個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第一點。

我們評估的範圍有，包含園區及周邊 1 公里的範圍。評估調查的地點是，陸域動物的園區以及周圍 1 公里的範圍，環頸雉則是園區及周圍 1 公里的範圍。調查頻率，陸域動物是執行 6 季次，環頸雉是執行 4 季；起迄時間，陸域動物是從 11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環頸雉則是有 4 季的調查，從 114 年 6 月到 115 年的 3 月，這是依照動物評估技術規範來辦理，環頸雉是採用穿越線法以及定點調查。

那在園區及周邊 3 公里的範圍，主要是東方草鴉的錄音機法，執行每 2 週 1 次，總共執行了 24 季 24 次，起迄時間是從 114 年的 6 月到 115 年的 5 月。

在草鴉熱區是使用穿越線法來調查，調查的頻率有 2 季次，從 115 年的 7 月到

115 年的 12 月，採用穿越線法總共有調查 12 處。

在陸域植物的部分，評估的環境因子包含種類、數量、植生分布及優勢群落，和總歧異度。

那評估的項目：第 1 是，以樣區執行園區內造林地的成樹調查。

2 是，以樣區執行園區內造林地既有樹木之健康度及立地條件，據以辨識具有保留價值的樹木及優先保留區域，並且研擬樹木保留移植補植的規劃，這是依照生態協作平台的共識，以及環說書審查結論重點評估項目。

第 3，評估開發行為對於現地植物的生態環境影響。

第 4，評估導入低衝擊開發以及自然為本解方，透過保留既有的樹木，或者是採用原生或適生植物，規劃滯洪草生地、複層植栽等方式，規劃兼具植被營造、棲地連結及生態緩衝功能之空間。這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七。

第 5，評估本案周邊多項計畫的區域整合情形、區域環境承載量的加成影響，這個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納入的項目。

那評估的範圍有，園區及周邊 1 公里的範圍，執行 6 季次的調查，從 11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會依照植物生態技術規範來辦理。

園區範圍內也會執行一次，從 115 年的 8 月直到 115 年 12 月，調查內容有包含紅皮書受脅植物，以及台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珍貴樹木標準，還有行道樹。

園區範圍內的造林地會執行一次的調查，調查時間從 115 年 8 月到 115 年的 12 月，調查 30 處時，10X10 公尺的取樣面積，回推造林地的喬木數量。

園區範圍內的非造林地會執行一次的調查，從 115 年的 8 月到 115 年的 12 月，會調查胸徑 10 公分以上的喬木。

園區內的造林地喬木，會執行樹木健康度及立地條件的調查，會執行一次的調查，從 115 年的 8 月到 115 年的 12 月，這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所新增的調查。

在水域動物的部分，評估的環境因子包含：種類、數量，種歧異度，棲息及習性、遷移及繁衍。

那評估的項目有，1、強化生態調查作業，將衝擊區域及對照區納入規劃，這個

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第七點。

2、新增蜻蜓類的調查記錄，其物種的組成數量、分布位置、成蟲活動、稚蟲等情形，評估水域是否具有蜻蜓繁衍以及棲息的功能，這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

第 3，評估開發行為對於水域動物生態環境的影響。

4、評估本案周邊多項計畫的區域整合情形，還有區域環境承載量，以及加成的影響，這個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的第一點。

調查評估的內容有，園區及周邊範圍。調查的內容，水域是調查二仁溪 5 個站，以及崗山排水 1 個站，調查的頻率是 6 季次，11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這個是依照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來辦理。

還有調查崗山排水 2 站、安保溪 1 站，以及深坑排 1 站，從 115 年的 7 月開始辦理，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來辦理。

蜻蜓的部分，會調查石安橋、崗山排水／二仁溪匯流處、二層行橋、大苓橋、高苓橋、園區旁，還有崗山一、崗山二、水池 1~3，總共有 11 處。地點在後面的圖都有附上去。頻率的話是會執行 2 季次，調查起迄時間是從 115 年的 8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是依據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來辦理。

在水域植物的部分，評估的環境因子有種類數量、植生分布及優勢群落、總歧異度。評估的項目，有 1、強化生態保育作業，將衝擊區及對照區納入規劃，這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第七點納入的。2 是，評估開發行為對於水域植物生態環境的影響。3 是，評估本案與周邊多項計畫的區域整合情形，還有區域環境承載量，以及加成累積的影響。這個是依照環說書審查結論第一點所納入的項目。

評估的範圍是，園區及周邊範圍。調查的地點包含二仁溪 5 站，以及崗山排水 1 站。調查的頻率是 6 季次，起迄時間從 114 年的 6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會依照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來辦理。

再來是崗山排水 2 站、安保溪 1 站，以及深坑子排水 1 站，總共會調查 2 季次，從 115 年的 7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這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來辦理。

生態系統的部分，評估的環境因子是特殊生態系，以及生態補償。那評估的項

目的是依據陸域生態調查的結果，擬定重要保育物種的減輕、補償對策或生態友善措施，這是依照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共識所納入的項目。

評估的範圍有，台糖農場三處，南沙崙農場深坑子段、北沙崙農場港墘段，以及虎山農場中州段，友善農作 2 處（二仁溪沿岸，以及園區周邊農地）。

調查頻率是 2 季次，起迄時間從 115 年的 7 月一直到 115 年的 12 月。除了引用陸域生態調查的成果，以及引用既有的生態調查文獻，也依照生態保育協作的平台的共識來補充調查。

以上是今天的簡報。

李孟諺（主持人、行政院顧問）：

有關區內、外幾個保育區和分工，我也跟各位報告。

區內的部分，區內大概 150 公頃，另外加上周邊的隔離綠帶，總共 178 公頃，這邊的規劃跟主政就是由南科管理局來負責。

在區外的部分，包括三處台糖的農場，還有二仁溪沿岸，以及現在農地的友善耕作，那我們希望整個區外有一個整體的規劃，這要麻煩林保署來主政。主要是林保署是國內生態保育的主管機關，對南部有整體綠網的規劃，希望沙崙這一些保育用地，在整體綠網裡面是有他的定位，跟整體綠網本身能夠互相的協調，所以需要林保署來做上位的指導。讓我們整個沙崙園區，還有周遭的這些保育用地，能夠在林保署的規劃下，能夠發揮更好的效益。

台糖三處的農場，也是要麻煩林保署來主導，台糖、台南市政府要來協助。台糖公司還是保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那目前的規劃是，耕種的部分還是繼續耕種，但是要能夠是友善的耕種。後面怎麼樣進行招商和招選，使耕種的團體或是耕種的農戶，能夠符合生態保育上的需求，我們會在後面的設計工作坊，再談相關的細節。必要時，也許會由市府這邊來委託，由市府來選擇耕種的農戶，台糖等於授權市府來全權的協助。另外，每個區塊，我們希望有 NGO 一起進來共同經營管理。

再來，二仁溪沿岸就是由六河分署來主政。從剛剛環興的簡報來看，二仁溪的河川地，剛剛是五十三、五十四的二個區塊，有發現草鴉築巢的熱區。所以這地方未來的生態規劃與安排，我們會在設計工作坊進一步的討論，原則上就是由六河局來主政跟執行。

友善耕作的部分，會由農業部的農糧署跟台南市政府的農業局共同的來輔導。因為這裡面大部分都是私有地，希望鼓勵私有地的地主願意來做友善耕作。之前很成功的案例是台南官田的菱角田，我們有水雉保育區，那菱角田能夠作為水雉的友善耕作，後來產生的菱角也都賦予是水雉友善的作物。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來成功復育，像水雉能夠從 50 幾隻，現在成功復育到 3000 多隻的豐碩成果；或者是像黑面琵鷺，在台南有很多的魚塭，收成以後會保留十公分的水，讓裡面的魚蝦繼續的存在，變成是黑面琵鷺很好的覓食空間，所以全世界大概有六成黑面琵鷺來台灣過冬。這是林保署還有結合相關的 NGO 團體，以及市政府，還有農戶，大家所做的很好的成果示範。

未來所需要的相關經費，南科會來協助籌措，包括會有相關的公司來做 ESG。另外，南科這也會成立類似的專案專戶經費，挹注各個區塊所需要的生態保育經費使用，行政院也會成立指導協調小組，由政委或是院長指派固定的主持，來協調各部會的分工，以確認在執行上，是不是都有照環評的承諾、生態保育的計畫在執行。

我想，透過這樣的機制，可以讓這些生態保育的各區，或是在整個園區裡面，可以更加的落實。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針對前面的分工，我們簡單跟大家報告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區外的部分，就像剛剛李顧問所說，在行政院的支持下，依循林保署的國土生態綠網的架構，這就不只是補償，而是整體的保育規劃。進駐廠商在這裡已先投入相關的資源，我們希望跟所有剛剛相關的單位，譬如二仁溪的六河分署、地主台糖及市政府等，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希望不只是區內的基地，區外台糖的三個農場，甚至二仁溪，以及中間串連的，都一起來在生態做一些努力。

我們會從台糖的場域盤點，也謝謝台糖最近提供比較細的土地資料。這整體的規劃，林保署在 7 月底也已經跟我們一起去現勘，在後續的政策面跟相關內容會給予指導。

我們希望從區域的盤點，包括現在的出租情況如何、未來作為我們生態復育，在這階段會做調查，以利在未來規劃上，會有更科學的數據來辦理。

除了盤點以外，也會進行方案的研擬。跟剛剛李顧問也有提到的，跟我們的專

業夥伴，或者是 NGO 團體來協作。最後當然還會成效的管理，希望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情。

除了台糖土地之外，二仁溪沿岸也是另一個重點，會配合六河分署。在保育及安全的前提下，有哪些區位合適可以作為棲地、物種的土地使用，我們會跟六河分署來合作進行區位的指認，和棲地的改善；並透過協作平台來共同討論。

周邊農地與友善農業，因為這地方的土地權屬跟利害關係人相對複雜，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深度訪談，來了解農友們耕作形式，討論跟如何做改善。希望在這裡面有示範的推動跟輔導。

時間期程是從 8 月開始到 117 年底。我們會先做調查的工作，接下來是透過盤點合適的地點，來做更進一步的棲地營造；友善農作的部分，去協助農友們來推動生態給付的策略，並跟在地團隊的合作；最後未來長期進行監測、養護。以上是我們接下來想要努力的。跟各位簡單報告，謝謝。

謝宜臻（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各位夥伴大家好，我現在是高雄科技大學的老師、我是英國地理系的倫敦大學地理博士。我想藉這個機會請計畫總監呂芳宜來做報告。

呂芳宜（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我講一下我們濕盟的六項主張：

第 1，是草鴉野生動物保護區。在已開發區範圍內的土地為優先，區內面積應該要在 120 到 150 公頃之間。

第 2，法定地位的保護。區內的草鴉保護用地，必須在環評中承諾優先取得法令地位，然後不要跟滯洪池還有公園混用，並進行道路迴避。

第 3，林相轉型牧草試驗。生態復育的試驗計劃，必須以開發區的土地為優先。然後積極進行區內的木瓜林跟造林地的地相改變，以營造草鴉所需要的棲地。

第 4，草鴉保育政策白皮書。作為生態主管機關的農業部訂定上位的草鴉保育政策。

第 5，迴避草鴉生態熱點。開發範圍內的電廠、廢棄物，再利用處理廠，跟停車場、道路用地應該積極調整，以避免衝擊主要的草鴉生態熱點。

第 6，區域外的棲地補償。因為開發案所導致的棲地毀滅，必須加倍在區外補償，包括三處台糖農場、二仁溪沿岸高灘地等，不得小於原開發的面積。希望區外範圍也可以有 500 到 1000 公頃，並於環評承諾納入保護區的範圍，進行必要的林項改造，以營造草鴉需要的大面積平原草地生態系。

謝宜臻（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這是高屏溪、二仁溪這幾天的淹水狀況，所以，雖然我們很高興河川局友善釋出土地，但是在每一次淹水，就會前功盡棄。那濕盟現在有夥伴積極去成立蘋果鳥基金會，我們請基金會的夥伴來簡報。

曾瀧永（蘋果鳥里山保育基金會）：

我們成立蘋果鳥里山保育基金會，專門為草鴉的事情，錢我們大概也籌到了，很希望大家一起共同來參與。

基本上，草鴉保育不只是沙崙這一塊，牠是跟北高雄從沙崙歸仁、到關廟到阿蓮、到路竹岡山、到橋頭到燕巢，這是一個區域的範圍，大概是 30 到 50 隻。我前面沒有來開會，不曉得有沒有人跟你們講過這個前提。這是同一個族群，所以他們會遇到的問題是同一種問題。

第二個是，草鴉生物多樣性中心、屏科大或是屏東大學，他們做的無線電追蹤，大概草鴉的活動範圍就是 300 到 800 公頃，核心至少要 60 到 70 公頃。國外也是都是講，草鴉類的動物，牠的保護區，一個族群就是 500 到 1000 公頃去看棲域的類型。那還有一個我沒有講，但是我用另外一個推算，也是大概要 500 公頃左右，就是一個現實。

那我們現在這個平台，當然大家很認真找了區外，加起來也是差不多 500 公頃。所以，在沙崙這個地區是比其他的地方都好。但是，我們如果回頭看，四年前開始的橋頭科學園區，也是國科會弄的，那時候給草鴉是多少公頃？滯洪池、泥火山，號稱 30 公頃。我問當初其他高雄鳥會說，草鴉保育用地拿到多少？他們說 30 公頃。但是，5 年後我們再看有沒有 30 公頃？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生態平台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就是說，剛才規劃單位在報告裡面說，我們裡面的公園綠地從 130 幾公頃增加到 170 公頃，增加了 40%。可是，你看他的報告書裡面寫什麼？綠地。沒有一個字寫到草鴉保育用地是多少？很大的 40 公頃是滯洪池。

那大家講說滯洪池可以用，大家可以共用。在法令上的是 NO 的。草鴉保護用

地可以兼具滯洪池，滯洪池可以兼保障，但是，兩個結果完全不一樣。

我在講高雄市政府，最近在岡山白埔產業園區，自己又開了一個工業區，他逃避環評、中央環評，用地方環評左手審右手。高雄烏會也有去講，這地方是有草鴉的，那高雄市的保育對策更簡單，我們會在生態滯洪池裡面調整，然後做區外處理補償做監測，那就過了，那草鴉真正的保護在那裡？沒有。

那是不是這樣就沒有了？大家想台糖農場還有三、四百公頃，是不是還有機會？那結果高雄市政府又去弄了高雄市新市鎮開發三期，也沒有說要留給草鴉。因為大家只有講到要保護樹林，結果留 23 公頃，就是現在的觀光區，整個高雄的草鴉族群就完蛋了，兩個族群裡面，已經一半就已經瓦解了。

為什麼我們講說，今天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為什麼不能用 NNL 這個概念。區外會害死台灣，不是每一個案子都會來，環保署也不會有這麼多團體，大家來共體時艱幫你處理這個問題，我們這個是特例。

在台灣，如果這個例子一開以後，縣市政府我只要找我比較熟的 30 個，然後再找幾個學者開一個會，然後送去環評，每一個都說我們環評大家生態平台都已經建議同意了。那就不用平台去壓制環評委員的獨立審查權，這個在台灣法制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方法論是錯的，而且會給台灣帶來很大的生態危機，以後所有的開發單位的生態解決、樹木區外移植、生態自然解決，然後再幫你們做一個生態調查，認真監測就是這樣。這個例子一開，台灣要怎麼辦？這個是我們這個生態平台一個很重要的危機啊。

我們知道，台積電友善農業跑到屏東去。我們也覺得很奇怪，如果今天是我们這個開發區，他不是應該都在歸仁嗎？怎麼會跑到屏東去？因為屏東最好做，他是台糖大面積的專業園區，所以他補助就在那個地方就好。

所以你看台糖的友善先行，他的保育先行試用到屏東去，跟老鷹的保育區補助是幾乎是同一個，那我們就不再講了。那最重要的是，物種保育是你核心區域的就地保護、減輕，還有保存復育，最後才是區外補償。那前面我們這個講了很多，到底有沒有真的做到核心區域內的保護？沒有啊。

NNL 這個本來在國際上就有講說，不應該用在瀕臨絕種的動物，那這個在方法論上就錯了。那第二個，我們台灣的草鴉族群量是多少？我們開會講了很多要保育這個瀕臨絕種，台灣草鴉到底是 100 隻？300 隻？還是 1000 隻？有沒有哪一個文獻是說，草鴉是多少？那大家講，說這個瀕臨絕種應該不會錯啊。我跟

你講一個真的錯的例子。

台灣山麻雀，中華鳥會的資料跟以前的資料，台灣就只有 1000 隻不到，所以是瀕臨絕種。那我們濕盟自費花了 300 萬做 3 年的調查，第一年在屏東考察，真的剩下兩隻，那個族群真的快要完蛋了，我們很緊張，又去找。後來鳥友有介紹，說在白河這邊有，在冬山這邊有，那我們在台南仙公廟有找到，然後再一路走到茶山做，結果做到阿里山，他整個是一個族群。從阿裡山，它是垂直升降，這再到曾文水庫，結果山麻雀有沒有絕種，沒有啊、根本沒事啊。他有一個很大的族群就是在阿里山，跟所謂成為周邊啊。那現在就是嘉義大學的蔡若詩老師跟水資源局在做調查。

所以我們在談我們的保育，到底草鴉第 300 隻？還是超過 1000 隻？根本不需要保護？那沒有這個數據，我們在講什麼？所以這個根本不是科學方法，講白了。但是在保育上，這個其實是結論是對的。

真正的瀕臨絕種，這個是應該是生物保護，包括兩個，一個是保存，一個是族群增長。你連一個族群量多少都不知道，你怎麼想你保育是成功？可以給它增長，如果他實際上有 1000 隻，你現在怎麼保育都是 1000 隻以上，都是成功啊。如果他在 100 支以下，你怎麼弄，也許你今天這種保育，它就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們要誠實講。

第二個，就是說很重要的，就是說區域內先行，而不是區域外。剛才講的二仁溪去弄了兩公頃，我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那種天才二公頃？每個地方都去做一公頃、兩公頃種白茅草，二仁溪也有去種白茅草，結果開卡蘆又把他演替過去啊，根本沒有成功。這次水災又全部淹過去了。第一個，你的範圍那麼小，那個是不是成功？草鴉會進來是不是你誘導的？結果是一個生態陷阱，而不是真的反映他的族群增長。

所以生態先行，我們再怎麼看草鴉，那個屏科大做出來的就 30 到 80 公頃的區域。你要找，至少也二仁溪整個 20 公頃要做啊。或是，最重要的是，你開發區裡面要先做啊。你開發區一年、兩年以後要動工，你為什麼不把你開發區裡面的草鴉保育做出來？這個才是重點啊，所以，什麼是虛的、或實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剛才開發單位顧問公公司一直是講，講到環評有什麼都是會帶到一句話，就是說「生態平台的專家建議」。那這些內容，哪些是大家真的建議？哪些是很多大家其實不同意？以環保團體來講，私下問跟公開場合講，有的人會公開講反對，有的人不會講，但是不一定是單純的同意。像台

南社大已經退出了，你的環評裡面也沒有註明說台南社大退出，因為他們覺得不滿意。可是你還是他、所有的人，跟你們都是背書團體啊，這個在環評上不應該這樣子處理啊。大家不是你們的背書團體，大家是來幫政府做事情，你開發公司，你版本有什麼？你自己自己講，說你要做什麼？不要每一句都帶到這個是生態平台的建議，我們不是背書機器。這個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

其實，這個本來我們還有畫高雄橋頭糖場農場那一塊，那個是高雄草鴉最後一塊。如果今天台積電可以把區外補償挪到屏東去當他的業績，我們今天高雄糖場這個，還有北高雄的，是不是也應該草鴉保護，應該重新要回來區外先行？應該先把沙崙做完，應該是做高雄，你怎麼去回覆他？保育你要怎麼去回覆？那開發單位怎麼去弄？所以保育計畫是應該是全台灣的草鴉保育，再下來是沙崙、高雄這個地方的保育，第三層才是沙崙本身的保育。他的保育計畫是不是應該要有程式，這才叫做科學實踐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現在是最重要的，法源法定地位是什麼？我們這個平台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但是他不是正常的組織。包括我剛才私下跟一些團體講，或者是開會很多人，大家都有當過環評委員會。如果這個國科會保育動物是林業屬那裡、顧問，或者是政務委員，照理說，主持人就是他們三個，他們才是代表政務機關，他們要做決策跟負責，所以他們應該是坐在主持人的位置，那開會的時候有什麼東西，應該是們來統合，這個才是正常的、有效率的、有法律開法，這個才是正常的一個組織。要不然，很容易這個真的地方政府拿去用以後，真的是台灣生態災難，絕對是大災難。這個會成功，但是，其他的地方會死掉。

所以，我們依法就是說，現在看到的重要的棲地，要先以野生動物保護法，重要棲息地或保護區。我知道鳥會系統會覺得不要保護區，他們覺得有慘痛經驗，但是不管怎麼樣，就是要有一個法律的保障，這個在法律上是一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現在知道草鴉保育為什麼會有一些雜音，就是說林地、草地跟農業用地，三個的比例要怎麼訂？都是規劃公司用 NNL 在 0.4、0.8，什麼牧草在那邊比來比去，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那個是 garbage。

但是，為了要走環評程序，他去做這個啊。那能不能服眾？當然不能服眾啊。照理說是，你農田 50 公頃那裡面，本來農耕就是輪流，今年種西瓜，他後來或是休耕，他本來就變來變去啊。你哪裡去鳳梨田 0.1、什麼 0.8 牧草地，根本沒有這種算法啊，怎麼會有這種算法？

那我們回歸就是說，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是主管機關，草鴉是一級瀕臨絕種動物，要平息所有的糾紛，第一個就是你要先去劃野生動物保護區，第二個，你要去把保育利用棲地用書做出來，那大家都不會有爭議。我們這麼多地區，哪一個要做？哪一個要怎麼用？你有一個保護契約就是法律。

當然另外，有人會覺得說，我這個重要野生動物棲息地，劃下去，以後是不是就大家都不能動？這不是啦，我講一個鰲鼓的例子，鰲鼓他本身最早劃的就是叫野生動物保護區，500 多公頃。那過了 10 年，農委會把台糖平地造林跟野生動物保護區，整個把它結合，叫做鰲鼓溼地平地森林區。所以，主管單位就是林業局自己。另外一個例子，那個就是野生動物保護區，上面是國家公園管國家公園，他就是主管機關，林業局是負責大概監督一下而已。

那當然台南鳥會都會覺得說，那個地方都沒有水鳥。沒有水鳥，是因為國家公園跟你們的理念不一樣，你們覺得重要的是，那二百、三百公頃國家公園，我重要是因為我有 3 萬公頃，所以我不用去調整那 300 公頃。保護動物區裡面要有鳥，很簡單啊，你們去跟國家公園講好，講好了，他們願意造成水閘門，馬上就會有鳥了。

但是，這也就是一個說，國家公園的態度是一個比較正確理想的方法。就是說，一個棲地是不用裡面，開發單位講自然保育最少人為干預為原則，那個才叫做成功啊。如果說以後草鴉都要依賴人，一直人為操作，一直操作，那就不叫成功。

西南沿海的鹽田，以前我們劃入國家公園跟風景特定區，劃入國家公園現在都沒有光電問題，劃入風景特定區的 4300 公頃就有問題。前幾年跟到現在，大家都有去認養土地，就是把光電跟鹽田在生態保育上要分開，20%給光電大概佔 800 到 900 公頃，那個也是有法令依據，那個叫做國家重要濕地。所以沒有一塊地說，沒有法令依據可以變成永久保存下去，沒有這種事啊。

你看，我們開這麼多平台會議，照理說，最有發言權應該坐到台上的是林保署，一定要坐在上面的，他是主管機關，他覺得有指導方式，責任是他，應該要先去弄出來指導計畫。如果要講方法論，環評會的人就說，你們草鴉到底幾進？我們就說，我們研究了 10 年了，我們現在還是搞不清楚。因為他是隱士啊、很害羞啊。這講的過去嗎？方法論很重要。

回過頭來，我們現在講區內，區內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李顧問講 150 公頃，那剛才規劃單位講有 179 公頃，聽起來好像就很合乎大家的期望？但

是，是不是真的？我想顧問公司比我們清楚啊，他是綠地加公園，綠地總和不是草鴉保護用地總和。如果以社大他們的觀點，真正草鴉的草地在這邊大概五、六十公頃。他們現在爭取這邊，再加起來也是大概六、七十公頃。這裡是滯洪池用地，而且實際上是樹林。

我們上次有跟國科會講，這邊不要用生態滯洪池，就是滯洪池把它直接縮回到後面去，用傳統的挖很深的停車場，平常也可以做運動，大雨來的時候，他就是滯洪池。那它的面積會縮很小，不用跟我們的草鴉保護搶地。

大家在想說，滯洪池草鴉保護用地很好，反正也沒有給他長草，沒有這種事啦。那個濕地保護法是我們推的，整個我們催生了七、八十個的重要濕地。第一個，重要的叫防洪，就像最近大雨來，防洪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什麼民眾休憩，大家要那個公園，可以散步；第三個是，什麼光電板、光電要進來，他要佔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多少；最後一個才是草鴉。

我家旁邊有典寶溪滯洪池，算是最大的，A、B 區兩個加起來 80 幾公頃。水位這 10 年大概就是維持在，實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去，這個就是生態滯洪池的現實。不是大家想的生態這種。現在答應我什麼，以後就會有什麼，沒有這種事啊。我可以跟大家講這個。

我想我跟大家鳥會也有共識，就是這些地方，它不只是草鴉，還有鳥類、樹林、鳥類跟其他的，但是第一個，你要有法定保護，一定要有法源喔。不要想說沒有法源可以保護的，台灣沒有這種事情。第二個，保育利用書出來。保育利用書在做的過程，大家可以有一些探討，大家覺得應該怎麼樣、有這麼多的區域，每一個團體你想發揮所長的，大家都有空間，都沒有什麼問題。包括，保育跟衝突本就可以動態調整，那個保育計畫書也是可以調整的。但是，你這個保育計畫書先弄出來，安大家的心，不會像有的團體會很堅持，因為這是不確定的。

嚴婉玲（串場主持，生態協作平台秘書處）：

非常謝謝濕盟用簡報來闡述他們的意見。接下來，我們先做第一輪的發言。尊重今天參加的每一個團體，所以我們用唱名的方式邀請團體來發言。

呂翊維（中華鳥會）：

我先針對簡報的部分，以連續出現 12 個月鳴叫才為熱區，我比較好奇的是，因為 12 個月其實是非常、非常明顯的熱區。但是 10 個月、11 個月，算不算熱

區？對我來說，12 個月裡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對我來說，可能就是熱區。用 12 個月佔滿才叫做熱區，標準是不是有點太嚴？太狹隘了？

你可能只是剛好架設的地方，當時有一些 bios 調查誤差，所以很難預測，因為這是取樣。所以我覺得，熱區的定義是不是可以稍微再調整一下，比如說把 range 拉高一點，或者是再去思考是不是以 12 個月？

然後，我還是要強調，在這個議題上很容易一直強調草鴉，這是非常重要的主角。但是，當初大家關心沙崙農場，不是因為草鴉而已，而是這個地方的地景，有農地、森林的地景，創造了生物多樣性。

以鳥類而言就有 100 多種，保育類也非常多。所以在棲地補償上，當然草鴉非常重要，所以在棲地的考量上，草鴉的比重比較多，這件事情是應該的。但是，同時也要考量其他關注類群物種所需要的棲地條件，這是未來我們在區外補償要去思考的。

我也簡單回應，這地方要不要劃設保護區的想法。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本人在我們的職涯裡，我看過太多保護區都是管理不佳的，劃設保護區後的生物多樣性狀況，比原來的劃設前都還要差，這在台灣的案例實在太多了，甚至還有最後解編的，之後換不同的法規去管，就有法規競合的問題、管理的問題。

所以，回到保育的實務面上，現在並不是原始環境，不是像山上的原始林，就是要一直保護，減少人為干擾的地方。因為現在，台灣大部份的平原地區，都是人為擾動過的環境，所以只要沒有適當的經營或者一定程度的監測，可能就會長歪。

比如說，如果以草鴉來說，就是要持續營造一個不會演替成森林的環境。我們都知道環境會演替，為什麼草鴉選址河床地，是因為河床地會一直演替，每年都有擾動，即便擾動當下可能也會有一些損失，但持續的擾動才會有族群成長。

我們也看到其實很多的問題是人為因素，比如說草鴉的繁殖地一直有浪犬，這就是人為因素，那我們如何降低因素，就是經營管理要去處理的。

草生地的創造，相較於其他依賴原始棲地的物種來說，草鴉的草生地是相對可以控制的，這在我們前面的很多專家會議上都有提過的。

也因為可操作性相對高，就是我們在平台裡這幾個月大家一直在討論的事，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持續發展下去。然後不是只有現在平台裡的團體討論而已，還

可以跟外部有概念的人一起來參與討論。讓它變成好的案例，才有機會往下延續。

我們也不希望它最後變成個案，也不希望過了 5 年、10 年後，承諾就打折了，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曾祥霖（台南鳥會）：

延續剛才就是中華鳥會的說法，其實基本上，草鴉算是跟人類生活空間有非常大量重疊的物種。目前之所以可以在沙崙跟西南平原穩定存在，其實一部分是歸功於整個環境產業的營造，讓地景模式呈現的是她們喜歡的狀態。所以，畫設成保護區之後，到底能不能夠持續讓這樣的地景存在？這件事情我想過去有很多案例，就是政府機關後來因各種的績效，又可能是相關的預算被立法院砍了，沒辦法持續進行。

以草鴉所喜愛的草地環境來講，在平地不出 3 年會直接從草地變成次生林。變成次生林之後，其實就不是草鴉會利用的環境，這樣跟原本要保育、草鴉利用的目標，會完全背道而馳。

所以，我覺得，其實能夠維持某一些的農業跟產業形式，對草鴉來講不見得是壞事，甚至是好事。

最後，我必須要回覆剛才濕盟前輩講的部分。我們昨天晚上有跟我們理事長對過相關的訊息，其實濕盟後面講的，其實並沒有跟我們達成共識。

再來，就是台江國家公園野鳥保護區的事情。據我所知，其實台江也很想讓水鳥進來，但是現在卡在一個問題，水路那邊的溝渠道系統不歸他們管，所以他們沒辦法去調控水位，所以並不是台江不做，台江很想做。所以濕盟這種說法，其實很明顯是在同時黑我們台南鳥會和台江兩個單位，其實是很不道德的。

黃唯哲（高雄鳥會）：

我們目前一直談到區外保育的部分，從去年 11 月開始，我們有在高雄園區這邊去進行草鴉棲營造。雖然說過去幾個月裡，路竹園區的草鴉活動基本上是穩定出沒。但在這幾個月觀察當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意外。草鴉面臨到的人為干擾，如流浪犬，在路竹園區也常常遇到同樣的問題。

我特別想要指出的事情是，因為有提到沙崙園區內也會有保留綠地，我們觀察

到的現象是，在科學園區裡面的綠地去做保留時，草鴉活動會非常受到周邊廠區或是其他工程擾動的影響。

以目前我們這兩、三個月的觀察，因為周邊有廠區在進行施工，從監測的結果來看，確實草鴉會受到這些擾動影響。所以沙崙區域內的規劃，未來是必須要去考量的。

另外，誠如剛剛台南鳥會總幹事提到，很多草生地沒有特別人為的維護下，其實是會非常快變成草鴉沒有辦法利用的情況。在路竹也是有觀察到一樣的狀況，我們必須要非常頻繁去整地、割草才有辦法維持。所以未來的保育一定會面臨到，要一直持續的投入成本跟監測，南科這邊要做好心理準備。

曾彥翔（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首先，要感謝李顧問能夠成立協作平台，讓環保團體能夠對於南科開發案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然後各個團體能發表他們的想法跟建議，來達成一定的共識。

我主要有二點。第一，就是在關於沙崙農場本身，跟已經打算要來做生態補償的區域，生態調查有談到草鴉，還有環頸雉、台灣蒺藜等，剛剛環興公司有列出非常多的項目。我想，這都是要全盤去考慮保育的措施，當然是要從優先的物種來處理。

第 2，明星物種草鴉。希望沙崙這邊的開發，雖然會有補償措施，但對高雄、台南這一帶的草鴉族群衝擊會有多大？我想，林保署要對於這一個族群有全面性的調查，然後提出全面性的保育計畫。因為假設只是落入局部性的討論，那到底對於整個南台南、北高雄的草鴉衝擊到底是什麼？希望有更全面性的調查跟保育方針。

王敏州（高雄市綠色協會）：

高雄市半屏山有台積電的 P1、P2 廠，高雄市經發局成立了園區的監督委員，從開園區到現在，我們一直在有進行監督。環保團體一開始有一些顧慮，其實台積電也表現出他們可以去進行生態復育。

現在經過那麼久，P2 廠也將近 80%完工。他們在工地在動的時候，大概是沒有發現什麼保育類，因為工地在動，生物一定會也會感受到，就會離開。但是，台積電進駐之後，也開始去復育了一些生態。從結果來看，不管是高雄市政府或是國科會，他們願意把生態先行來做，其實是很肯定的。

只是要怎麼去運作，才能夠讓大家信服。比如說，在目前的環保會議上，有的人從比較微觀的角度思考，草鴉本身是微觀的單一物種，但是也有一種是從巨觀的、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我們高雄綠色協會是比較巨觀，著重整個環境、景觀的角度。

所以，有巨觀也有微觀，每個人可以對環境保育提出各種不同看法，希望可以從中找出能解決問題的方案。回過頭來看，之前台積電在高雄設廠的決定，如果當時我們跟台積電沒有達成共識，其實台積電今天也不可能完成 P1、P2 廠。接下來，他們也還擴張，要設置 P3、P4、P5 等。所以這也是一個變動的情形。

目前我們在談的沙崙區域，未來是不是也有可能要去擴張？所以，應該是說，長期下來，在某一種動態的平衡下，又要產業發展，同時生態也有發展。

剛剛看到簡報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就是目前有找到的這些熱區，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來參與會議的我們就是同溫層，對於其他的民眾，要怎麼讓他們也會覺得草鴉這件事情也跟他關係。

所以，我在高雄的監督會議上，我就要求每一次都要進行空拍圖。工地在動工，加上空拍圖，有一些報告裡面沒有呈現的，就可以在空拍圖看到。比如說，可以看到整個植生好不好，綠覆好不好。所以，我們應該在開始的階段，就趕快去建立環境的資料。同樣，可以有攝影機進行長期的空拍。

在台中的合宜住宅，在蓋房子之前，先花一年的時間去觀察動物植物生態；日本大阪有 NEXT21，30 年人家就在發展了。

未來有沒有機會，就是用有巨觀、有微觀的思考。一方面，我們同時在進行環評的審查，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這些生態調查 data 秀給民眾的，讓民眾也去認同，才不會都是在同溫層裡的想法。

國科會、南科和行政院大力去支持，我們也很肯定。只是，好像不應該只是侷限在於草鴉，保育草鴉很好，但這是微觀的，巨觀上是說這邊的生態到底之後會怎麼好。這兩個不同層次的搭配，也許下一次再開會的時候，這些收斂起來後會更清楚。最後總要收斂，因為政府的經費預算有限，不可能就無窮止盡的一直開會下去，開個 100 年不太可能。

但是，也需要有一個長期的單位，像我就在思考台積電有沒有機會，既然都可以復育螢火蟲、蝴蝶，這時候就可以來思考，剛剛看到的草鴉樣區 12 個月都

有紀錄到聲音。我們能否就把這當作基準，未來台積電在運作的時候，是不是一樣可以聽到？甚至不僅僅這裡，還有更廣、更多地方都可以聽到。這樣子就是會讓大家佩服。就像我們當時為什麼會佩服台積電公司，願意讓他 P1、P2 可以動工的原因。

所以，我們要先去建立政府跟民間單位的信任感，把科學方法建立起來，從巨觀到微觀、到各個階層的，我們可以投入。經過平台的建議，讓計畫有立論的基礎，可以跟人民去交代，我覺得要努力去朝方向去做。這個是我從高雄的 P1、P2 廠的經驗。我覺得沙崙才剛開始，而一開始就它弄好，後面應該是會變成臺灣其他開發的示範。謝謝。

黃順記（台南市大歸仁科學園區促進會）：

我們是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居民。我想，大家都關心草鴉，都會有出現在沙崙農場。但是經過三十幾年，為什麼不增加數量？我要說的是，事實上，目前沙崙農場的環境對草鴉而言並不是一個友善的環境，如果是對鳥類很友善，絕對是一大群來。但監測起來，像各位看到的一樣不多。所以，第一點，我的建議是，保育草鴉不是面積大就會成功，我們要用科學的方式和好的管理，要做出個友善的生態環境。

第二點，我們的土地是很尊貴的，不只有做草鴉保育、做生態的功能，也要考慮其它的鳥也有好幾十種。另外，在地的這些居民，也是要給他一個好的環境，不只有草鴉要顧，生態公園的比例要逐步提升。善用這 180 公頃的綠地，規劃出可以做好生態保育，也可以把居民的居住環境弄好。這就是我們在地居民想法。

曾翌碩（專家學者）：

首先，我先針對剛剛中華鳥會秘書長提問的，以連續 12 個月出現鳴叫聲做為熱區認定的說明。因為這部份我之前也接受到諮詢，我也提供一些建議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對於熱區的定義，當然就是草鴉出現的越多，就代表說牠依賴跟利用的可能性會越高。大家對於草鴉有一些基本的認識，知道牠是在初期演替的環境、變化狀況很快的環境下，會棲息利用的物種。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建議 12 個月作為主要後續探究的依據，就在於整個沙崙的環境變化上是非常劇烈跟快速的。所以，在快速變化的情況下，如果沒有 12 個月都有持續出現，那就表示

說，這個環境可能隨時又會消失。

所以考量後續資源的投入上，我們會建議，就是以 12 個月為參考依據。當然更著重的是在繁殖月份，所以，主要就是 12 個月都有，然後在繁殖月份又特別高的話，我們就會把它列為需要重要關心的區域。

另外，我剛剛看到了溼盟的簡報。我必須站在專家學者的立場，提出非常、非常多的糾正。

第 1 就是，我覺得溼盟似乎太忽略了我們學術界跟林保署在草鴉上投入的程度。其實從 2010 年開始的復育行動綱領，高雄鳥會、台南鳥會等 NGO，我們就開始每年在召開這些工作。所以，我們並不是現在才急急忙忙在做這件事情，而是已經是持續很多年的工作。所以，直接認為說，主管機關對草鴉保育不給力的評論，我不能夠接受。

第 2，在族群的估算跟活動範圍上，我認為溼盟有很大的問題。就是基本上，我們是用科學的方式來做族群數量估算。我也會反問，那溼盟對數量評估的依據來自於哪裡？活動範圍來自於哪裡？依照我受林保署嘉義分署的委託，在 113 到 115 年的衛星追蹤計畫成果，我跟各位報告，沙崙的草鴉牠會到曾文溪、會到八掌溪跟北高雄。所以，我剛剛看到簡報，我非常的不解。這些是非常錯誤的資訊。我很不建議在資訊不足的狀況之下，給大家做誤導。

因為我其實不太清楚，溼盟認為草鴉只在北高雄出現的論述依據是從何而來？數量上，我也覺得如果能夠提出 DNA 也好，影像識別也好，任何的數據來告訴我們，我們這些學者在 20 年之內，一直沒辦法把草鴉的數量算出來，是我們很大的錯誤的話，那我們也會非常的接受。就是說，如果有更好的調查方法，我們居然不知道？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要先對溼盟提出一些駁斥。

再來，就是野生動物保育區。剛剛 NGO 夥伴也都有提到，為什麼不適用保育區，主要就是法規跟管理上有很多的問題。我們從這 20 年來，都沒有朝向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方向去規劃，就是在呼應一開始所說的，草鴉是在環境演化的初期，牠是在農耕地、跟人一起生活。剛剛這個社區的黃會長也有提到，人可以住、動物可以住，這個才是我們所追尋的。所以，我們從來不認為就是為了野生動物保育區，去樹立地方、跟動物、跟發展之間的對立，這不是我們所追尋的。

第 3 個，剛剛在簡報圖片放了一張水位很高的圖，我其實不太清楚這個用意是

什麼？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草生地會淹水，不是在上週或這一週才淹的，6月也淹過，每年都在淹。這些淹過的地，就是只能變成草生地。草鴉的繁殖期是10月到3月，在我們南部的汛期結束之後，草鴉就會來利用。所以這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影響，這也是物種在當地氣候所繁衍出來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不太清楚為什麼要用這一種看起來非常、非常聳動的畫面，來製造草鴉的繁殖地怎麼消失了，甚至提到二仁溪規劃的兩公頃是不成功的。我真的希望，簡報在製作的時候，能夠多跟執行單位做一些溝通，和做一些了解，不要認為自己眼前看到的東西就是對的。

第4，就是族群的數量。我會覺得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科學化的繫放確認是目前主管機關林保署跟整個學界，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的，而且也持續在做的。所以，不是一天一夜後，第二天就能給報告。越詳細的、越真實的資料，都是需要時間的累積。不是今天想要幹嘛，明天就會有結果。我會希望就是，在資訊上能夠不要去做一些誤導。

棲地操作的必要性，其實這是沒有辦法迴避的。特別是演替前提，就是必須讓它維持草生的狀況，樹長出來就是要去拔掉。所以這一些的棲地操作，我看不出來跟物種的保育有什麼衝突？有什麼不能夠做的理由？這一些操作在歐美也好、在近代的物種管理學上，基本上都會是朝向這個方向。因為我們不可能有太多的地可以閒置，然後讓它做自然的演替。

最後，我還是強調一點，報告者也講到方法論很重要。所以我拜託，科學化的論述，應該有其相對應的基礎。我也非常同意方法學很重要，希望能夠在科學化的論述跟基礎的資料收集，再提出相關的說明，避免在會議中提出不實的事項，而我們還需要一一的去做解釋。謝謝。

張世禎（台南市大武崙綠能園區促進會）：

我想回應剛剛曾翌碩老師的論述。我之前也有去上草鴉課程，他也講得非常道地，就是說，草鴉的分佈從彰化一直到屏東都有。

我甚至也跟曾老師提到，我40年前在台南機場服役的，那時候機場中間有一片草生地，草生地裡就有草鴉、竹雞在裡面。所以我要證明一件事情，草鴉的棲地絕對不是在只有在沙崙這裡，牠是在有草生的狀態繁衍下來。

服役那時候，我們在打草的時候也有發現草鴉。因為不知道是什麼鳥種，我們還去查圖鑑確定是草鴉。那單位還怕牠亂飛，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幼鳥，我們就

把它先圈養起來。後來這一批鳥長大了，又不能再把它圈養，後來我不知道是送到哪裡去了。時間太久了，我也沒有辦法去追查到底後面到哪裡去。當時，我印象中就認為草鴉，一定要在草生地裡面成長。

所以，我們的當地里長一直在講，早年草鴉也會在我們的二仁溪沿岸。因為二仁溪沿岸有高灘地，事實上是適合草鴉的。

然後，這這次我們在做沙崙生態調查的時候，一些團體代表有呼籲說，沙崙農場這塊土地，因為可能一段時間沒有去耕作，加上旁邊有在種牧草，所以有環境生態可能會讓草鴉附近覓食。甚至，我還聽曾老師講，在高鐵特區裡沒有開發的狀態下，草生地也曾經草鴉的蹤跡。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在這一次的開發裡，可能會有一塊草生地來復育，可以讓鳥類在這樣的環境作永久、永續的棲地的話，不光是對草鴉的保育，也對我們居民來說，可以跟動物、鳥類越來越親近。所以，我們也同時在呼籲，我們如何把我們的下一代教育成，可以跟草鴉一起共存的环境。

我也希望，未來的草鴉可以跟科學園區、未來要做的環境教育，可以結合在一起。也不是說草鴉的面積一定要多大，我覺得要對等，要能夠平衡。就是說，一部分是不能被擾動的區域，那是屬於研究的範疇；另外一部分是應該要建立我們人可以跟動物之間的緩衝的地帶，也是在教育未來下一代，對於我們環境的尊重，也是對我們當地民眾的尊重。

所以，站在社區的角度，我們希望是要朝著更有數據、更有更先進的方式在講，未來我們怎麼跟他們永續生存。

因為我們台灣一個小島，牠可以在很小的環境裡面生存，表示環境是對的、是友善的。所以，提供友善的環境，他就會在那個地方生存。

我們社區要表達的是說，希望未來不是光只有園區開發而已，未來不管是鳥會也好，不管是社區也好，還有一些企業責任，有這麼多的單位參與，我們共同來關心。希望規劃單位也能夠把我們地方的意見，還有環保團體的意見，來做平衡，希望得出最好的結果。謝謝各位。

梁明煌（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針對今天最後的簡報，區外的保護區或是補償區有提到幾個單位，我是覺得，台積電和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這二個單位被漏掉了。

因為台積電過去跟生多所有合作的經驗，然後也投入很多生態保育的工作。台積電又是這區域裡重要的企業機構。所以，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寫進去？最起碼他可以出錢，或是可以用土地信託，例如：弄個基金來專門做這裡區域的保育草鴉，或者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支持經費。

生多所在實務經驗上，我相信是比要強很多。所以，他們如果能夠提早參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至於林保署的角色，我覺得今天才開始比較知道他的角色。這個案子位置是在國土生態綠網，也是林保署的範圍區；另外，連人工林的砍伐也在林保署；草鴉是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動物，也是林保署的角色。

當然，不見得需要劃設到野生動物保護區或是野生動物區中要棲息地。林保署最近也在推 OECM（保育共生地，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這幾個區域有沒有可能用公私協力的方式一起去推動？

所以，今天林保署的張副署長坐在這裡，我就很期望，下一步應該要有比較強的手段。

剛剛溼盟在談草鴉的保育利用計畫，那其實很早、大概好幾年前，就已經有草鴉的上位計畫，生態保育綱領。現在有沒有需要重新再修正？尤其剛剛講的，從北邊的嘉義，一直到台南、高雄和屏東，都在變成科學園區。這樣子環境都有衝擊到，草鴉是不是要有比較上位的計畫去盤點、去處理？

我知道，現在的生態協作平台沒有辦法去處理，已經通過環評的開發案，相關的減輕影響方案。但，有沒有可能由林保署來召集，不管是物種或是生態保育的利用計畫或是復育計畫。

當然，復育計畫最早都是找動物園，動物園的角色也很重要。屏科大還有野生動物的救援中心之類的，他們也都可以參與整個救傷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在各單位的權責分工表格中，其實還有很多單位可以加入。

康敏捷（專家學者）：

我是濕地保護聯盟的前理事長，最近我們才剛做了一些的改組。很榮幸可以被邀請來擔任這一場會議的專家學者。

我先談一下，我當初是用濕盟理事長的身份，在參與這個案子的時候，所謂的生態協作平台，原來的用意就是為了解決環評制度中，開發跟生態之間的衝

突。這些問題點要怎麼去做解決，大家對於生態協作平台就有蠻多的期許。

不會變成大家遇到什麼事情都是爭議、去做擱置。希望以後變成典範案例，以後讓開發的行為不要傷害到彼此。

沙崙農場的基地，其實就像剛剛講的，他是很快速變動的基地。透過一些生態調查的資訊、透過一些科學監測，大家一起有數據之後，再來做事情的定案。

其實我當初參加這個平台的時候，我感覺到，大家其實都蠻保持一種很謙卑、謙虛的態度，大家都是滿戰戰兢兢的。我們不會想說，就是要依誰的過往經驗，因為這是一個很新的案例。

草鴉的議題，大家當初也是很慎重認為，不要只談草鴉，多樣性的物種也都要兼顧，包括人的部分，生活空間怎麼去佈置。甚至大家都已經談到未來要做一些企業的經營管理，怎麼把產、官、學，企業 ESG，其實都一直在談的。

還沒有進入到環評後面的時候，這些事情都先談在一些。大家都想避免過往很不愉快的經驗。大家之前都是焦土戰，然後談的大家傷痕累累，後來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一些的社會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議題上，協作平台真的有滿價值。雖然可能現在不是那麼完美，因為我們缺少了很多的數據。其實就是讓數據未來更加充分之後，專家學者也進來，把他們在別的地方研究調查成果納入進來，之後滾動式的修正，包括當初林保署一開始沒有參與，後來也願意了。這個平台未來一定是滾動式的修正，會走到什麼樣的程度，未來會怎麼發展？現在大家心中可能還沒有定案。

我覺得，大家都還是要保持謙卑、謙虛的態度，互相傾聽對方的聲音。最後，還是回到科學監測的數據，替未來台灣在生態跟開發之間的衝突，找到很好的解決的方案，期待可以透過平台減少台灣的內耗。謝謝大家。

張豐藤（主持人、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我先提醒一點，剛剛溼盟的簡報裡面有講到，像是林相轉型的牧草試驗計畫，還有其他的生態先行，希望能夠從開發區內先做。但是我要提醒，在環評還沒有通過之前，開發區內只要動工就會違反法規，至少罰款 30 萬以上。

以環評現在的範疇界定完之後，進入第二階段，我想，應該至少會到明年的年底才會通過，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區外就不太一樣。區外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試驗計畫，或者很多的生態先行計畫，其實可以從區外開始。在這裡

先做這樣的說明。

黃于玻（主持人、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有一些我比較清楚的部分，我這邊也做補充。

第 1，謝謝提醒，廠區的擾動可能不只是搭配空間差，可能要搭配時間差。那草鴉要在這邊利用的時候，有些地方、有些時間是特別敏感的，所以分期分區的規劃，是在後面設計工作坊的時候會去做，我會特別的留意。

第 2，有提到所謂的巨觀跟微觀。我也要先講，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靠 NNL 來處理。應該是說，NNL 是最基本的。就是還沒有達到 NNL 之前，其他就別提了。所以，我們不是用 NNL 來解決所有的事情，NNL 是最起碼的基礎，在這之上我們可以多做一點事情，我們就盡量多做。

當然我也非常認同，就是說從微觀到巨觀，不只是我們所謂的同溫層，還有包括一些民眾要看到成果。當然這種民眾要看到，自己要先把自己的事情給做好，不然一般民眾看到，是會在罵你。

我也特別強調，全世界在操作 NNL 都非常強調「調適化」。就是說，這不是一路走到底的，一定是定期一段時間後，我就要從裡面做一些修正，要得到一些反饋的經驗，做中學是 NNL 提醒我們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說做完平衡就算了。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分級分區的調查要跟環評對接，我相信這幾個團隊都對得非常的辛苦，那沒有辦法，因為以後，我們要看他的成效，再去做一些回應。所以，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調查要做、要對齊，原因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救傷的部份。台南的救傷幾乎都是他在再做統合。其實是有這樣子的系統在。

生多所的部分，在我們的專家裡面，特別是林瑞興組長，他其實長期一直都有在做很多的提醒，也提供很多的資料。

人也很重要，接下來，包括林地怎麼樣去復原，大家有共識，還是要以生物多樣性為考量。也有在提，現在政府在推都市林降溫，調適更好的生活型態。這確實也是一直有在推進。也跟社區的夥伴做說明。

鄭秀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長）：

再次感謝各個團體願意出來一起協作。其實我也知道各個團體，也許背後還要背負著一些壓力，或者是，外界會覺得為什麼要加入協作平台。可是，我看到的是比較好的結果，因為我們也願意傾聽，然後一直在改善我們的配置圖。目前的配置圖我不敢說是 100 分，但我聽到蠻多夥伴的回饋，他們覺得能接受也覺得還不錯。

我想接下來的重點會放在設計。我們也會持續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我們把設計做好，把成效做出來，才不會枉費大家這麼辛苦的協助我們。

台積電的部分，他其實比公家單位更有效率，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只是因為他們以前的觀念是，認為他是進駐單位，他來這裡投資生態復育，好像是故意為了開發而去做，為了跟開發案有一點掛勾，所以他們才會先跳過了二仁溪。

然後因為平台上，與會者希望他們在二仁溪也能趕快先行，所以他們後來就追加來做二仁溪。其實已經在做了，只是台積電的文化是不誇張、不講，要做到一定成果才會去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以台積電的企業文化跟南科在做生態的績效，我希望我們保持這麼好的成績，甚至要比以前更好。

剛剛講到橋頭跟路竹，橋頭當初本來就沒有畫很多是沒錯，可是他的補償棲地是在中崎有機農場跟路竹的綠地，路竹的綠地剛剛高雄鳥會有講到有穩定，可是有一些又有新建設，他就會去擾動到。

所以，沙崙有在想，從北邊開始蓋下來，因為我們現在草鴉的熱區在南邊。就是先一區一區，然後在細部設計的時候，也要跟熱區有一些隔離的設計。我們在細部設計時，大家都可以再來討論。

再次感謝大家。大家也請放心持久性跟預算，我都會在環評承諾裡面去承諾。

台積電：

其實誠如剛才局長所提的，我們不輕易承諾，但是一旦承諾就全力以赴，這是我們的企業文化。

我們其實在生態綠網曾文溪以南部份，本來就是我們 **Eco Plus** 在執行的部分。確實我們本來有把這個區域考量進來，但是剛好就是因為這個案子的關係，所以我們先跳過的，但是，不是不做，而是時機點，我們認為太敏感。

透過這個平台機制，其實我們一直都有人在參與，我們也在學習。其實我們一

直努力在想，台積電可以做些什麼？後面的設計工作坊，應該會是我們台積電會更加投入的地方。

其實二仁溪的部分，還包含生態給付跟區外，其實我們已經在做規劃跟評估。後續可能在 8 月底、9 月初，我們會徵詢各位的想法，我們也會啟動一些相關的工作。

張岱（林保署副署長）：

謝謝大家，其實我們林保署一直都有參與在裡面。只是平台的會議，會根據各個專業的議題去做討論，所以我們不見得每一場都有參加。不過從整個案子，甚至在環評之前，在廠區規劃的階段，我們就已經有參與。

其實大家對於這個議題非常的關心，我這邊報告幾個項目：

第 1，我們林保屬是國內的自然保育的主管機關，我們以往其實常常參與環評。以往的環評就是說，大家要到環評大會的時候才能夠去表示意見。其實這一次透過生態先行，透過協作平台，為國內的環評制度建立一個非常好的溝通模式。

在好幾個月，這麼長的時間，大家都能夠抒發己見。希望這些意見都能夠納入到環評相關的工作裡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進步的作法。

也希望不只是這個案件，將來類似的案件都能夠有這樣的機制，其實對於國內生態保育的工作，一定會有非常多的促進效果。

第 2，其實大家知道，林保署有推動國土生態綠網的政策。這是好多年前就開始推動，那我們針對國內，尤其淺山、平原，甚至海邊，我們盤點了大概 30 幾個保育軸帶，包括裡面的物種、空間分布、棲地特性，所面臨在保育上的威脅，其實我們都做了完整的盤點。

我之前在嘉義分署。因為嘉義分署的轄區就是嘉義跟台南，其實我們也常常去拜訪六河分署，因為他們的二仁溪或是曾文溪，在整治的時候，其實有針對草鴉保育可以做一些調整，對於草鴉的保護都是有很大的功效。

所以，其實我們在早在這一案之前，我們就結合了很多在地的夥伴，專家學者以及政府機關，我們老早就展開相關的工作。所以我們不是現在才來參加草鴉的保育。

剛剛有幾位先進談到，說草鴉應該要有整體的保育策略。事實上，我們林保署

針對台灣的 23 種保育類動物，我們都有保育的行動計劃，草鴉已經是第二版了。

我們的行動計劃，主要是針對草鴉所面臨的壓力，透過什麼措施是有效的，我就簡單說明一下。

草鴉面臨的壓力，主要就是棲地的喪失。剛剛專家都有講，牠的棲地是一個初期演替的狀態，所以很容易就消失不見。所以棲地的保護跟營造，這是第 1 個有效的措施。

第 2 個措施就是生態給付。去促進、改變跟草鴉共同生活的人的行為，讓他們也能夠關注到保育草鴉的生存，所以我們會透過金錢的給付，讓我們的農民願意來協助一起保育草鴉。

第 3 個就是調查。說實在的，調查草鴉做了很多年，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說，目前全台到底有多少隻，調查這部分我們就持續在做。

林保署為什麼要這麼積極的參與這個計劃，因為以前我們做生態綠網的工作時，我們都是自己去拜訪相關的單位，比如說，我們會去拜訪六河分署的分署長，跟他說，只要作業調整一下，對於草鴉保護一定有幫助。但這也要看他們願不願意做。

現在有行政院의指導之下，我們又結合了更多的行政單位，也包括民間的一些團體和專家學者，我們在保育的工作上，我們可以做的更有效率。所以這是林保署為什麼想要積極參與的最重要部分。

像梁明煌老師提到生多所。其實生多所是負責一些技術的部分，那主要的草鴉保育策略、政策，或是資源調查，還是林保署在執行，而我們會長期跟生多所合作。

另外，說到救傷單位。我們長期也都有對他們有支持，都是保育上的重要協助夥伴。

對保護區的部分。我們發現，全世界的保育區，已經不再做所謂的圈地保育。除非，保護區是在深山，本身的干擾就很少，那我們可以劃定區域，最少的人為干擾，就是最好的保育策略。

但是，草鴉現在面臨的壓力，其實我們都盤點出來了。所以，我們既然已經知道說做什麼事情對草鴉最好，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框起來，避免人為干擾？這

樣就對草鴉保育是好的嗎？其實不一定。

吳名彬（台南市政府農業局主任秘書）：

市府農業局這邊，不管後續的生態給付，或者是說生態友善工作，我們都會配合林保署。區外台糖的三塊土地，我們也一直有跟台糖在做聯繫，不管就是台糖要自行的管理，或者是委託民間團體來執行相關的業務，農業局都會全力來支持跟協助。

李孟諺（主持人、行政院顧問）：

很感謝大家抽出時間，一起來為台灣草鴉的保育貢獻心力。一開始是台積電對南科、國科會提出請求，希望能夠在南台灣有 500 公頃、12 個廠的建置。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台積電代表講話溫良恭儉，但科技與半導體領域，在國際上，競爭其實是非常殘酷的。客戶的訂單一定要百分之百滿足，不然客戶就會跑到對手，比如說三星、intel 上，而且只要給了對手機會，對手就會長大，轉過頭來消滅自己的機會。所以，科技業的競爭，一定要百分之百滿足客戶的訂單需求，如果沒有的話，就會等於是培植對手，廝殺的很激烈。

所以台積電如果沒有用擴廠、增加產量來滿足客戶訂單的時候，又剛好世界正在 AI 的熱潮。如果台灣沒有辦法滿足，擴廠所需要的水、電力等等，他可能就會到美國。

現在新加坡也在大力的朝向半導體，包括日本、德國。台灣確實有這樣的壓力。我們不希望護國神山離開台灣，因為他會帶來很多周邊的供應鏈跟產業。

台灣早期，從以前的苗栗大埔的經驗，或龍潭的開發經驗，那時候是用私有地去區段徵收，政府取得土地後，提供部分的比例來設廠。那大埔的經驗就是變成跟民眾搶地給財團使用。所以，現在政府在開設園區都是以公有地為主，那衡諸整個台灣，大概就剩下台糖的土地。

台糖土地大概也都分布在嘉義以南，所以台糖的地有很多。坦白說，就是因為長期造林或是在耕作，所以就面臨生態棲息豐富的狀況。所以，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平台機制來討論。

過去園區的開發，決戰都是在環評大會上。等於是，規劃單位都已經做了整個配置，才在環評大會上讓大家看到規劃的全貌，往往要改也很困難。所以，最後大家會鬧的不歡而散，或者是大家會感覺到很氣，每個人都有挫折感。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機制，能夠在送環評之前，就先經過大家的集思廣益，找到比較好的方案，或是對保育上有幫助的方案。所以，我想是透過這個機制，希望到真正的環評之前，有很多事情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很多的資料是大家提供以後，發現哪裡有不對就可以討論或修改。

像剛剛濕盟的前輩有提到，說滯洪池不適合草鴉棲息。不過我們這個案子的滯洪池，原則上我們是採乾式滯洪池，就是說平常一樣是草生地，而且這邊因為叫做「沙崙」，它的滲透是非常快的。所以，可以去模擬，我想，真正會淹水的機率應該很小。所以，他 40 幾公頃還是會維持一大片的草原。搞不好一年 365 天都是草原。真正淹水的機率很小，我們有評估過，滯洪量應該已經超過 30 到 50 公分。

另外，剛剛有提到說，園區的東邊要不要規劃步道等等，未來在設計工作坊就可以進一步的討論，也許透過植樹，又是步道的規劃，可以來防止野狗入侵。如，要讓這個的棲地維持得更好。還有不同的論述是說，到底考量草鴉間彼此會有地盤的競爭，所以到底是大片的草地好？還是，可以用植樹來形成一些區隔的空間？我想，這些都是在未來的設計工作坊可以討論。

那二仁溪沿線也是一樣，它會有一段的時間會淹水。那是不是可以跟草鴉繁殖的季節錯開？還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一樣，二仁溪也有野狗入侵的問題，這些都是可以在未來的工作坊來處理。

另外，大家有提到草鴉的意義，如果放任讓它自然演替，就會從草生地變成是森林，反而變得不適合草鴉的棲習。所以，未來確實也是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經營管理。我想，相關的經費也希望透過公私協力，讓棲地的經營能夠更好。

那黃順記會長有提到，人也是這裡重要的因素。所以，保育區或是在園區的周邊，是不是可以考慮規劃步道等，讓人可以不干擾棲地，同時也可以就近的觀察。這些都是未來在做相關的規劃時，可以進一步的探討。所以設計工作坊就會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最後有共識的部分，就會變成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裡面的承諾事項。就環評法來講，它是有法定的地位的，如果不遵守會罰款，未來環境部還會追蹤，嚴重的還會有相關的責任。所以，我想這些已經有相關的法定效力。

剛剛有提到分區的部分，我想，其實不管適用野生動物保護區，或者是 OECM 的方式，我想大家的共識就是，不管是二仁溪沿線，或是三塊區外的棲地，未

來可以永久提供給生態保育使用，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那除了環評的承諾，怎麼樣在分區上可以讓他變成是永久的保持，讓大家可以放心，不會再去做進一步的開發。

所以，剛剛也有提到，在沙崙過去雖然有大片面積的草原地和耕作地，不過，坦白說，之前的耕作都有一些農藥。尤其，自從參與平台後，我才知道原來種西瓜，會有用這麼多農藥。所以，草鴉在這裡得到的保護跟照顧，並不是很理想。

如果將來有這些專區，而且有公私協力，大家來關注。我們認為，像我們複製官田的水雉園區，或者是複製黑面琵鷺的保育專區，成效應該是可行的。讓草鴉族群可以透過這個機制得到更好的保護，我們期待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張岱（林保署副署長）：

剛剛李顧問也提供 **OECM**。我再補充說明一下，他的概念其實就是，保護區之外的有效保育地。

全世界在保育的趨勢上面，不見得要畫保護區才能夠做有效的保護。但有幾個前提，第一、保育的主題有一定的範圍，但不能跟保護區重複。第二，是地主知情同意，但等於不見得都是地主來申請，所以也可以是由經營管理單位來申請。比如說，台南鳥會將來可以去申請某個地方的經營管理，管理的作為是持續性，或對保育物種或是棲地有幫助的經營管理行為。如果這些條件都符合的話，我們就可以發給 **OECM** 的證明。

其實這就是聯合國在倡議，**2030** 年有 **30%** 的陸域或海域，都可以納入保育的區域。所以，我們台灣其實除了保護區之外，現在林保署在積極推廣 **OECM** 的工作。

那對應回到沙崙，將來可能有一些土地，比如做棲地的營造和監測，對草鴉進行一些防範措施。持續一段時間後，他是可以申請 **OECM**，企業也可以做為 **ESG**。

就是說，我們民間單位在進行生態工作，而企業可以願意贊助經費，把在做這邊的保育工作，寫在企業的永續報告裡面。其實這個是創造多贏，我覺得，這樣的發展趨勢應該是還蠻不錯的方向。

曾瀧永（蘋果鳥里山保育基金會籌備小組）：

我不代表濕盟，我代表蘋果鳥里山保育基金會，我們一千萬已經籌備好了。

我有幾個回應，事情是越單純越好，這是確定的事情。林保署今天也在，其實對於草鴉，我們可以都不用做事情，只要去做兩件事情：

第一，把加保利農藥禁掉，農藥禁掉就沒事了。你們 10 年前禁了一次，結果後來農民反彈太大，你們又開放這個低濃度的農藥啊。

第二個，你講的 OECM，或者說用野生動物保護，這在林保署都可以做，沒有什麼衝突啊。台糖本身是公司，草鴉是跟著農業生態而存在的。所以重點是你林保署要去跟市政府，就是說台糖，它這個多出來的農地，它要怎麼耕作，對台糖他還是可以賺錢。是政府不用管太多，企業也不要花太多，而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企業去付錢。

我去日本，以前日本也有錢，所以他做很多保育，但是現在你去看日本做不好，都是他們現在沒有錢啊。企業不是永久有錢的，怎麼可以期待企業擁久去支撐保育這東西，這是錯誤的方法。

所以回過頭來，你不管要用其他的法律都可以，但是你一定是要有一個保育機關，就是主管機關，這個是要確定的。

那真的，剛才講的農藥禁掉，我們都可以回家睡覺，都不用去做什麼事情。草鴉會不會滅絕？90%不會。為什麼？可能不會，因為只要度過這一波的南方大開發，再過個 30 年後，台灣人口從 2 千 3 百萬降到 1 千 7 百萬，有 600 萬人死掉，生存空間就出來了。

我們台灣現在，今年少了一個澎湖縣跟台東縣的人口，再過 3 年，大概就 1 年會跑一個嘉義人口。再過去就會跑掉一個雲林縣的人口，加彰化市人口，那個人口掉的速度，比我們來講得快。

所以草鴉只要渡過這一波台灣的人口死亡，他就會回來。所以我們沒有做這些事情，他會不會死掉？他也是有一半的機率會活啊。

大概剛才很多誤會，說我們濕盟或者是蘋果鳥基金會，在那邊吵草鴉不用人為經營，我們從來沒有講這個。我們自己經營那麼多保護區，不管是水鳥、草鴉些容易受脅，都是因為他的棲地是演化初期，就是有適度的人為。但是適度的人是，不得已我們才去做的，不是說什麼很多東西都要靠保育團體機構。

因為像那一天黃于坡也有跟我講，誰做草鴉保育最成功，還是台糖啊。種植技

術、機械化作業，都是台糖在那邊，只要台糖的管理方式處理好，沒有那麼複雜。一個是無毒，不要用殺蟲劑，另一個就是草鴉就要牧草，一年生的他其實不太愛用的，他最喜歡的是大概二年半到三年生的，也許不是牧草每一塊都要割，就是要留一點，就是幾年來留一些區塊就不要割，只要有鑲嵌經濟型態都可以啊。

再來是，我們跟梁明煌老師講，我們濕盟還有荒野，這些都是比較重的宏觀，高雄鳥會、鳥會這些就是比較注重微觀的。差別在哪裡？我們會比較重視的是什麼，我們以前 2007 年推動台糖農地造林納入經濟部，台糖造出了 1 萬公頃的林，那我們以為沒事了。

過了 20 年，我們現在看到的經濟部不做了，他開始弄光電，台南很多朋友這邊都是擋了。今天你林保署，你跟經濟部談好，重新補助台糖，那你 1 萬公頃的森林就不會消失。這些森林在不管環頸是什麼的，到我們的微氣候，這就是最重要的我們的試驗啊。這個比什麼草鴉單一物種的什麼生存，是我們更重視的。這個就是宏觀的問題。

那你林保署有生態綠網，但是你的生態綠網，跟你現在台灣的最需要的，所有台灣平原最重要的農業帶，我們的根本就是台糖土地。

台糖的土地在台灣農業就業帶，尤其你看現在，大面積在做機械化作業的，我們看到的紅豆什麼的，都是台糖，還有在做機械化大面積。這個東西的維繫，才是草鴉跟環頸雉這些東西要的。

那我也不是說，環保團體大家不要去做復育，去做都可以，只是我們擁有的面積沒有人家大。主力還是要分清楚，什麼是最簡單的方法。

農業部，你有一個基本的準則，那台南市政府跟台糖談好，要用怎麼樣的農業、要怎麼做、哪些是要保留，大概兩三年就可以把這些區域弄出來，那大家都輕鬆。大家喜歡做研究、喜歡做復育去嘗試，那個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不能本末倒置啊。那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聽了蠻多的，以前我們沒有見過面，所以大家在意的東西可能都不一樣，所以你會誤會我們。

大概草鴉 1 天可以飛 90 公里，那個我們也知道了。所以草鴉從屏東飛到濁水溪也是有。但是回歸頭來，草鴉確實是大家不知道數量，有可能我們不管他們，他們也會活好好的，有可能我們管的他們，還是沒有什麼變化。

黃唯哲（高雄鳥會）：

我想要補充強調是，我們目前的疑慮在，有一些人為干擾，可能不是單純的避開繁殖地就可以避掉的，

因為高雄路竹科學園區目前的情況是，依然有非常大的面積是工程預定地，目前是沒有出租的狀態。過去幾個月的觀察當中，這一些尚未新建廠區的棲地，對草鴉來說也有很大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的白茅生長狀況，在沒有人為投入的情況下，它生長狀況是非常良好的。

未來這些區域，開始陸續出租、建成廠房，是不是還能維持目前穩定的狀態？我們是沒有辦法做保證。尤其，是我們目前所經營規劃的樣區，也並不是全部都是白茅的狀態，未來有可能會去做其他用途。這會是我們所擔憂，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所以，我希望再一次強調說，不是單純避開繁殖地，就是能解決問題。可能是長期規劃上面，南科管理局是不是能夠落實維護棲地的承諾，是非常重要的。

鄭秀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長）：

我們現在高雄園區棲地的周邊，我們已經找到企業加入草鴉的認養。那你講的那些觀念，我會再去注意。我們今天有負責這件事的科長在。

古英山（南科管理局營建組科長）：

我們從去年 1 月開始，就有請高雄鳥會來協助，透過業務關係，我們在兩個不同的領域中認識彼此、了解彼此，我覺得這也是蠻好一種緣分。

高雄的棲地目前事實上是比較分散，剛剛高雄鳥會的唯哲提到，我們在北側有幾個還不錯的樣區，有觀察到蠻穩定的草鴉影像，這是蠻正面的事。我們路竹開發比較早，我們的綠地多數都是放在建物土地的周圍。當然我們的周圍，就是會有草鴉在利用的情況。

我們在路竹科學園區一共有 7 個樣區，那面積大概是 46 公頃左右，只不過它不是連續大範圍。所以，我們就是分散去做一些棲地的營造與引導。

感謝鳥會在這半年多的期間，幫我們做得蠻不錯的一些事情，包括整地跟棲地營造，也做一些蠻穩定的監測。

那剛剛提到流浪犬，我們全面投入資源，就是會用實體的區隔去做圍網，避免

流浪犬進入到我們已經規劃好的草鴉棲地。

那接下來，泥火山公園，我們也是要求國土署在 13.9 公頃的復育上，要依照契約跟規範維護草鴉的棲地，就不能有影響草鴉生長的食物存在。我們跟國土署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國土署會按照契約的要求，交給我們一個好的棲地，我們會交給鳥會來進行監測。

因為這是比較早期開發的園區，所以我們目前做的工作就是，我們期待的跟鳥會合作，也是尊重專業，非常謙卑的跟各位學習。如果對於棲地營造上，我們有不懂或者是需要幫忙的地方，我們非常依賴各位的經驗，來告訴我們園區可以怎麼做的更好。

所以剛剛提到流浪犬的問題，跟棲地營造上，如何避免施工現場之間的干擾，我們高雄園區跟鳥會有 3 年的計畫，之後，當然會繼續延續。

剛剛局長特別提到，園區資源投入不是只有一個計劃或一個棲地，所以我們一直都在往前走，那也希望各位鳥會、專家學者跟委員，可以給我們在新的園區上一些協助，來做更好的安排。

謝宜臻（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否認平台的角色，在過去這一年半，努力聚集這麼多人來做討論。那也很感謝，很多生態團體提出大家的這個心裡話，對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疑慮。

首先，我要說，我們為什麼很積極的在這一次來參與。8 月初，我們本來要約這個平台會議的時候，隔天就是環評二階開始了。我們溼盟去了 3 位代表，而沒有其他的 NGO 團體了，所以我們其實當下是非常焦慮的。

所以之後，我就比較積極的去聯繫、溝通，然後把這樣的一個說帖弄出來。那我自己在國外念的是生態用地，其實分很多層次，就像今天我們從最嚴謹的野保區，到我們現在希望可以共生、共榮協力的 OECM。

但老實說，這個生物很需要離散的操作的時候，我們其實應該是回去檢討野生動物保護區。如果有點不合時宜，其實全世界都在討論，過去這種比較封閉式的管理，要納入更多人文的考慮，或者是在地生態文化的考慮的，當然是需要不斷的更新，精神上怎麼落實，所以，並不是我們要去捐棄野保區，而是他的制度需要不斷的與時俱進。那這 OECM 的目標，是國際上訂出來的，就像是世界上在減碳，雖然我們沒有聯合國的壓力，但是，我們都還是會一直跟上。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說，台灣政府很積極的去推 OECM 的時候，能夠跟世界同步，但不代表我們就要去推翻以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台南鳥會夥伴提出來的，對於說過去操作上的一些制度上問題，或者是人為操作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在這一個契機上去做修正，讓這個制度更加的完善，而不是捐棄他。

那也希望說，今天大家可以坦然的講出來，之後我們一起在這個基礎上去做努力。謝謝大家了。

就是說環評正式開始，那我們不希望說，因為我們在這個平台上花了很多力氣，之後就覺得環評的正式會議，我們可以不用去。那老實說，我們濕盟已經管了非常多的棲地，所以其實我們也算是身心俱疲。

所以，希望一個制度真正的從頭設計好，環評真正的承諾之後，那有很正式的諮詢委員會，或者是 NGO，未來在這個平台上，依然有一個很正式的角色，具有強制力的，可以 say no 的，而不是說，我只能一直在說 yes。

希望說，我們大家一起協力把這一個制度設計好，白紙黑字的在環評承諾裡面是有的，謝謝大家。

呂翊維（中華鳥會）：

請問現在環評的程序到哪裡？

環興科技公司：

8 月 4 日有開一個環評的公開說明會和健康風險的說明會，這主要是依照環評的程序，一階還說書在環境部審查通過之後，需要辦的說明會。

說明會結束後，我們會把說明會的會議紀錄，放到環境部的網站上後，才會開始進行二階的程序。

二階的程序就會有，像是範疇界定指引表送到環境部做審查。範疇界定指引表裡面的內容，主要就是，我們在二階環評時會去執行的調查，以及評估的內容。我們會根據會議中委員提出的要求，以及環團或者是民眾給的意見，然後我們去做指引表的定稿。然後，依照執行表的內容去執行後面二階環評的調查跟評估。

鄭秀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長）：

其實，後續還有很多大家表達意見的機會，比如說，接下來要範疇界定。還有在進入範疇界定之前的一個公開說明會，告訴大家說我們接下來要正式啟動二

階環評，然後會有範疇界定。範疇界定完後還不能送二階環評的說明書到環境部，必須再補充一些調查。至少要考核再半年吧。

大家有意見，其實隨時都可以反應，然後你們今天在這裡不代表不能去環評講意見，我們沒有要大家背書，也沒有要大家承擔一些什麼壓力，都沒有。我們其實最主要還是收集大家的意見，不要認為你來參加，就是被政府單位摸頭。這個我也會有壓力，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啦。

只是說大家有充分的時間，我也利用這個地方學習一點專業，然後利用時間充分來溝通，然後，把這個案子做得比較好。

不然，在環評上，不可能有十幾次，這樣每次兩、三個小時的反覆討論。

所以，我是覺得，不管是台下或是我們台上幾位，剛剛大家也覺得這個平臺有他的必要。那假設解散這個平台，我們後續的設計，誰來幫忙一起討討論？這會很可惜啊。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留在平台，然後細部的設計，可以一起來監督，一起來給意見。謝謝。

王敏州（高雄市綠色協會）：

到區外規劃權責說明那頁。三、二仁溪沿岸。六河分署寫，台鐵橋至二層行橋段已完成治理，並有草鴉的紀錄，惟銀合歡多，建議優先改生態以營造棲地。下面還有，為了兼顧農民生計，避免民怨，逐步推動友善農業。再來，林保署主政保育構想…。六河分署今天有來嗎？請問這部分是會繼續 run 下去的嗎？

李孟諺（主持人、行政院顧問）：

水利署過去在河川的領域，在保育方面，他們也有一定的角色。我看現在的署長和分署長也都蠻有熱誠，所以，這部分他們有承諾。

當然，做法上是不是要逐步兼顧農民生計去做友善的工作，這個我們還會再跟他再談，因為是希望能夠加快腳步，而且因為二仁溪沿岸是在區外，所以在環評期間就可以生態先行。

黃于玻（主持人、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其實剛才局長講到一個點，平台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充分討論」。

可以看以前，我們只會看到二階範疇界定掛上網後，就直接拉到議會上，大家就在那邊發表意見，又只能限制只有三分鐘發言。所以大家都很緊張，也一定

是沒有辦法表達的清楚，就會造成很多的衝突。

那現在來講，我們把時間提早，像今天跟大家講，接下來可能的程序是什麼？會看到的內容是什麼？大家有長的時間，可以去好好的研讀，然後可以跟更多的單位，不管是公部門或者協作的夥伴，彼此做充分的討論。

討論完以後，當然有一些反饋就解決掉了，或者是有一些提醒，我們會放到後面去，就不用辛苦地跑到環評會場表達一樣的事情。當然在這邊表達，有效率得多，而且有充分的時間、充分的溝通，而且有一群人在共同來協助，怎麼樣讓這個事情往下走，所以這才是協作平台的用途。

我相信在場所有的專家，他們所在乎的事情，透過每一次的溝通，然後去找到更精準的方式，就確認意思是怎麼樣。然後，後面規劃要怎麼做，才是大家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舉個例子，雞同鴨講是很可怕的。之前我曾經碰到一個案子，大家說這棵樹要一定要把它保護下來，工程單位也說一定可以保護下來。隔了一陣子去看，他竟然是用水泥把他整個固定起來。那你說，要怪誰？那就是沒有充分的溝通所造成的誤差。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細緻的討論，就是要避免大家講好的事情，到最後，你以為的，跟我以為的竟然不一樣。

例如講，剛才講到滯洪池。有很多的滯洪方式，確實是可以把生態保育跟滯洪的風險切開。就像那一天跟溼盟的夥伴談到，我就講說，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其實有一些滯洪地本身就是草地的型態。那如果不放心，我們就看設計工作坊，到時候做出來的樣子。人家是要拿案例出來，說服彼此是不是這樣子，在什麼地方有這種案子的經驗。有充分的溝通才會健康，而不是說，我跟你講，我的經驗就是不可行，或者是，我跟你說一定可以。不是這樣在進行，而是要從設計裡面來判斷可行性。

所以，一步一步讓大家的理想，然後慢慢落實在設計裡面，盡量如大家的期待。而不是用一堆形容詞，或者是，講一些虛無飄渺的話。這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討論，然後很謙虛、認為自己所知有所不足，然後找很多人來問。

像我也不是草鴉專家，我草鴉的知識從哪裡來的？從洪孝宇、從曾翌碩和蔡若詩來的。他們有很多的知識，但是不代表，跟我們接下來的設計是能夠對的上，所以，我們每個人必須都把自己厲害的東西拋出來。然後，在平台裡，大家協助把事情變得越來越精準。

不是說，我拋出一個問題來叫你回答，不是的。我們為什麼叫「協作平台」，協作，就是大家一起來協助，讓這個地方的生態做好。所以，大家是協作，而不是我要求你什麼。而是大家一起來幫忙草鴉和這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變好。

曾彥翔（荒野協會台南分會）：

剛剛林保署副署長也談到，草鴉的保育計畫書已經是第二版了，然後，這幾年來陸陸續續有很多的調查，跟進行一些保護措施。

因為草鴉的議題，在座的大家都很關心，是不是可以請林保署把草鴉的相關資料，包括過去做的努力，跟保育措施與成果，然後現在正在做什麼？未來打算做什麼？將資料整理後放到平台的公開網站上。

因為大家都關心草鴉，但是很多人都不清楚，然後會很擔心，之後就會有一些衍生性的問題出來。

我覺得，林保署可以把資料公開，讓大家可能可以更放心。

六河分署：

剛剛有提到的三點。第一點，這個位置其實是，當初南科委託世曦公司來跟我們六河分署研擬區外補償的時候，我們提供給他的土地。因為它們希望有更多的二仁溪土地來作區外補償。雖然這個地方離未來的園區稍遠一點，他不是直接在高鐵的附近，但是我們之所以提供是因為，這邊是附建堤坊，未來不會有疏濬需求。所以，當棲地的話，未來不會再面臨每一次的供水進去，然後還要再重新進行演替，跟棲地的營造，所以我們是這樣建議。

第二點，在鄰近的範圍高鐵這附近，這邊會有疏濬需求，他是尚未附建的堤防區域，每年都有氾濫。這幾次淹水也是這個情況，剛好我們長官也正在開這個會議跟勘災，所以今天由我代理出席。

然後第三點其實這是構想。未來要怎麼配合，後續署長會親自再北上開會討論細節。

嚴婉玲（串場主持，生態協作平台秘書處）：

在結束之前，我也說明一下，生態協作平台未來至少一季會開一次像今天的對外說明進度會議。我們會把所有的發言內容都做成逐字稿，然後放在南科管理局協作平台的公開頁面上讓大家去檢視。我們也會繼續收集大家的意見。

接下來，我們會召開很多次的設計工作坊，設計工作坊的會議，會依議題邀請不同專長的專家、學者跟團體一起來討論。

再次非常感謝各位今日的出席，謝謝大家，謝謝。